

吳楊兩修士傳

上海主教惠准

吳楊兩修士傳

山宗泰司鐸著

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出版

**Frater Thomas OU, 1920-1942,
Frater Joannes YANG, 1915-1942,
Duo juvenes, Societatis Jesu religiosi.
Auctore: Rev. Patre Eugenio Beaucé, S. J.**

Nihil obstat

Joseph Tsang, S. J.

**Imprimi potest
die 7^a Aprilis 1943,
Yves Henry, S. J.
Sup. Reg.**

**Imprimatur
Shanghai, die 7^a Aprilis 1943
✠ A. HAOUISÉE, S. J.
Ep. Carc. Vlc. Apost.**

Imprimerie de T'ou-sè-wè, Shanghai

吳月潮修士

一 徬徨

吳月潮修士，生於民國九年三月七日，聖師多瑪斯瞻禮日，所以這位大聖師，就做了他的領洗主保。那時候，他的父親住在南通永興鎮露德堂會口。他有一個姊姊，比他長十五歲；她在民國二十年，在蕪湖進贖擄會，後來派往西班牙該會總院，現在還住在那裏。他有兩個哥哥，都已去世；月潮和哥哥們，面都沒有見過。他有一個弟弟，一個妹妹。月潮生後不多年，他的父親遷來上海徐家匯居住。民國十九年，月潮的母親患病去世十歲的月潮喪失了慈母，自然感覺到非凡的悲

痛；這悲痛的印象，存留在他的心上，似乎從沒有消失。月潮在徐家匯類思小學讀書。十八年五月九日，初領聖體。小學畢業後，轉入徐匯中學。他讀完了六年中學課程，得到了高中畢業證書，和震旦大學入學證書。

中學生時代的月潮，天資雖非出等，但在同學中，很能算是聰明，考試成績，也往往在前幾名中。他的秉性，是正直的，剛強的，不過缺乏自制的力量。他的思想很敏銳，他的幻想更是活躍。但是最可注意的，是他的濃厚的，猛烈的情感。他不能用理智來裁抑情感的衝動；不過他也不能不理會到，那些衝動的錯誤與過度。師長和同學們，都稱讚他的辦事能力，他的勇於負責的精神。格外在高中一的末尾，廿六年五月廿三至八月五日，受軍訓的時期，他証示了他的才能，他獲得了

同伴的尊重。同時師長和同學們，也不能不指摘他的許多缺點：他做氣，他固執己見，輕視旁人，常想壓倒一切；他躁急，他缺少耐性，常和人發生衝突；他貪虛榮，他多說多話，賣弄小聰明，喜歡受人諂諛；他作事欠中庸，他讀書遊戲，不是太勤，便是太懶，他待人不是過分巴結，便是過分憎惡。總之他的性情，一方面有很多的優長，充滿着美妙的希望，另一方面，却也有很多的欠缺，潛藏着可怖的危機。他要成爲一個真正有用的人才，必須經過一番很大的磨礪。

他在高中二那年，因着國文教師的鼓吹，他開始寫日記。他很忠實地，坦白地寫；因此，他的日記，很能幫助他認識自己的過錯，體味人生的經驗，也很能幫助我們認識他的心底情景。他的日記，也証示他觀察的透澈，自省的深刻，思想的活躍，文筆的生動，証示他將來在文

學上，很有成功的希望。

那時候，月潮的最大的亂心的事，就是在同學中尋求友侶。他時而狂熱地追尋，時而傷心地失望。這是多麼可笑，也是多麼有害的事！他自己不能不察覺，師長和同伴們也不能不告訴他；但是他常無法裁制自己。在高中二的寒假中，他寫說：『我在上學期，不能傾全力於課本，精神肉身的痛苦，奇談百出的笑話，都是太多情的惡習所造成的。』可是開學了不多天，他的日記証明他又犯了老毛病。結果，他所結交的，追尋的，熱戀的，那些稚氣式情侶式的朋友，終於離棄他，拒絕他，使他感受極大的苦痛。這或者也是天主上智宰制所措置的，使他深深理會到人心的變幻，人情的虛偽。但是他的豪爽高亢的性格，也吸引住幾個真誠的朋友，給予他精神上的種種幫助，直至他進會

修道以後，還是友好如初。

這樣徬徨憧憬的月潮，爲什麼沒有誤入歧途呢？他在軍訓時期中，也深深地感覺到壞表樣的勾引邪說謬論的誘惑。但是他虔誠恭敬聖母；他在日記中屢屢寫着呼求聖母的話；他知道自己所冒的危險，他向聖母懇切哀號。他也屢屢勉勵自己，要做到天天領聖體的地步。同時，天主上智的宰制，賜給他愛好科學的傾向，賜給他一位愛護周至的慈父。他在休假的時期，在父親的照顧下，繼續研究科學；他閱書，他學畫，他學風琴，他探訪朋友，但他終不往上海遊逛娛樂場所；他清晨往聖堂中望彌撒，領聖體，午後往校中散步，往聖堂中恭拜聖體。他的熱心神業，是真誠的，果毅的。所以聖體聖事的神效，和童貞聖母的保護，不但使月潮沒有墮落，還漸漸地使他脫離了徬徨的境地。轉

入光明的途徑。

二 轉變

廿八年初，寒假完罷，素來無意修道的吳月潮，竟然辭別了老同伴，移入徐滙中學的備修院了！人們都表示着驚愕。有些人很替他擔憂，怕他沒有常心。

根據他的日記，我們知道，他的母親患病垂危的時候，曾表示她希望月潮將來棄家修道，晉登鐸品。無疑地，中學生時代的月潮，與鐸品聖德的標準，離去很遠。他自己也不想修道。但是亡母的希望，在他孝愛的心靈上，沒法消除。他的日記中屢屢提起「母親的遺志，」「母親床上所許的願。」他在軍訓期中，目擊着許多壞事，耳聞着許多

邪說，他也深深地懂悟了傳揚真理，建樹公教道德的需要。天主教上智宰制的種種措置，與聖寵在他心內的種種默感，使他在高中畢業之前，不能不向自己提出聖召問題。廿七年四月中，他的日記上，已屢屢提起修道和進耶穌會的思想。秋季開學，他升入高中三。九月底避靜中，他想到立定終身志向的時期已很迫近，因此開始閱看關於聖召的書籍。他的心漸漸的清醒了。十二月中，經過了幾番的考慮，又和多位神長商量之後，他定志下學期要遷入備修院，與有志修道的高中生同居。

他不怕犧牲，只怕自己毛病不能改掉，因此修道修不成。但這怕懼不能使他躊躇；最使他愁慮不安的，是他的家庭，是他的慈父。原來每個家庭，免不掉有多少難處；何況在這禍患重重的時代！一般的青

年，往往不把家庭難處放在心上，不體惜父母的苦境，反而任性使氣，不肖不孝，加增父母的痛苦。我們的月潮，却時時處處，顧到父親的困難，替他愁慮着急。家中一有些壞消息，他就心緒不寧，甚至有時流淚哭泣。不幸他的弟弟品行欠佳。他的父親的希望，全在他一人身上；如果 he 棄家修道了，不是要叫他父親爲難嗎？他怎捨得拋去父親呢！

廿八年一月九日，他隨着師長同學們，去送一位老學生入殮。那位老學生，在震旦大學畢業已三年了，又是獨生子，却依舊免不掉早死，丟下他的母親。月潮因此在日記上寫說：「的確，這是給我一個榜樣。我若不修道而入震旦，畢業了，是否能幫助父親？爲家庭有何益處？爲自身有何益處？也許我違背了天主的召，那末天主是不會降福我的。要知道：我假使不修道，爲父親的幫助是極少的。至少再用他六年

學費。及至畢業，自身又將成家立業了。不然，我進了修道院，天主必定看這犧牲，降福父親的啊！今天的走這一遭，難道就是對我的呼喊？』以後，他遇到同樣的愁慮，他就叫自己打開這一頁日記再念。

多情善感的月潮，如果他的父親用哭泣用哀號來阻止他修道，諒想他雖然寫了上面這一頁，也不會不軟化的。可幸，他的父親充滿着超性觀念，不但不阻止，反而處處玉成愛子的聖召。這真是一位高尚的教友，模範的父親！

廿八年二月七日，月潮進入了備修院。三月廿五日，聖母領報瞻禮，他蒙收錄入聖母會。復活節後春假中，高中三學生舉行畢業避靜。避靜第三日，聽講吾主苦難之後，他寫着：『人類的靈魂，就是你聖身的肢體；靈魂的失落，就是你肢體的斷折。如此的慘劇，我不忍目覩；愛

人的勇敢，祈卽賜給我。因你的聖名，去捕捉那些失足的靈魂。」出靜後，他又寫着：「靈魂的失落，就是吾主的一手一脚的斷折。這句話，直鑽進我的心。我覺得真不忍眼看耶穌受這種苦。」他又記着向神師的話：「世俗場中，我有兩大毛病，救靈很難，不如修道的妥當。并且我不忍看耶穌的一手一脚的被切斷；我要救他人的靈魂，所以我要修道。但是，普通的修道，爲這滿身是過失的我，還不够。必須用絕對的聽命來壓服我的驕傲，用貞潔來克勝我的慾情，用神貧來趕走我的俗念。所以我要進耶穌會，望能得一個完美的初學時的佳菓。並且團體愈大，效力亦大，就是救人靈亦多；還有合我喜歡讀書的心理。所以我要進會修道，跟隨耶穌，替他重行祭獻，赦人罪，把他的道理講給人聽，把他們捉到天堂上去。」下一天，他又寫說：「神師神父的一句肯定

話，「這是天主要你。」就決定了我終身的志向，修道進耶穌會。我早已應當決定了。唉！我的好天主早已爲我預備這樣一條大道，我却不走，偏走那不正的道路，犯了不知多少罪，錯過不知多少立功勞的機會。爹爹費盡心血，時時提醒我，不要忘記母親床上許的願。啊！我慈愛的父親，我的聖召種子所以不被淹沒，完全因了你的保護看顧。以後無論什麼，不能打斷我今日的志向。勇往直前！主與我偕！」

他既然立志進耶穌會，他就向長上陳請。他急不能待地想進耶穌會初學院。但是會長神父的定斷，是叫他先進小修院，攻讀辣丁文一年，同時堅定自己的修道志向，勿致犯倉忙從事的弊病。原來他在備修院中，住了四個月，在內修上，固然進步極多，但在外表上，在慣犯的種種毛病上，未曾有很大的改善。他聽到了不能立刻進耶穌會的

消息，竟然號啕痛哭了一場。後來他認明了長上的善意，決定先進小修院，等候明年秋季進會初學。

三 等候

畢業後的兩個月暑假，快要過去了；進小修院的日期，也逼近了。月潮記載父親的話如下：『你的修道，乃是我的大量而犧牲的；你也應當勉力做個純潔的犧牲。進院後，大罪果不犯，小罪也當避免；又當爲家庭祈禱，這是你唯一有效的方法，（爲幫助你的家庭。）我並不希望發財；但求一家能得溫飽足矣。你進院後，萬事不要好勝，件件事須得自己做。你當但做耶穌葡萄園內的担糞兒，切勿要做工頭。口舌當謹慎。寫信當有目標。萬事當鎮靜忍耐，不可使氣。』

九月四日，月潮的父親繼母妹妹等，送月潮進小修院。月潮寫着：「父親千叮萬囑，在修院中，當做最小的一個。」後來月潮稱自己「小多」，爲提醒自己。

他在小修院中讀書，較在徐滙中學，專心一志得多。辣丁文，他以前沒有讀過，他的同級的却讀過幾年了；但是，他補習了幾個月之後，就追上他們。他喜歡做筆記；對於教理課，教史課，理院司鐸以及主教和院長的訓話，他都記錄起來。他把每天閱看的聖書，也做些摘要。教師和同學們，都稱讚他學業上的進步。聖誕節的演劇「富少年」，也就是由他編譯，由他導演的。他在日記中，有時責怪自己，抄書太多，而不仔細誦讀研究。原來他的筆記簿的數量，真是可以驚人。這未免也是他性情過激的表現，足以妨礙身體的健康吧！

他高傲的性情，敏銳的觀察力，隨意批評的習慣，使他在進院之後，對於同伴，發生許多不滿之處，甚至有時開口責備旁人。他確實需要一番磨礪工夫，勉力做最小的一個。原來他的同伴，都是和他一般，剛才高中畢業，踏上修途初步的青年，自然免不掉許多孩子氣。月潮在每天的日記中，時常嚴厲地批評他們。但是到了每月檢省的時候，他責備自己的許多過失，更責備自己『批評人太苛刻，因嫉妬而譏人犯規矩，說話中傷人不少，只見人過，行爲中看輕人……』這樣的反覆琢磨，他在小修院的一年中，雖然沒有把毛病完全改掉，但人們都覺得他比從前良善謙遜了。

他讀了靈心小史，他一面懂得些承行主旨的甘飴，因此把家中的事，託付天主上智安排，他心中覺得平安了許多。他另一方面，切願

多做小克己，效法聖女做神愛犧牲。他預先做了一個九日經，然後在十月廿九日，耶穌君王瞻禮，也把自已全全奉獻。「神愛犧牲」的眞正意義，恐怕月潮在那時候，還沒有澈悟；但是對於小克己，他擺出他的剛強意志，做得很勇敢。他忍受種種疾病痛苦，他努力攻打自己的毛病，他甚至實行節食：「每頓只吃二碗，吃菜不吃兩筷。」在廿九年封齋期內，爲克制不潔淨的誘惑，他定志「晚飯少吃一些，早膳也少吃一碗，就成了個大齋了！好法子！點心不吃，是沒有關係的。」封齋完罷，他寫說：「修院生活是初次，全守封齋更是初次。」

在這一年的等候期中，他努力求學，努力克苦改毛病，未免工作的太緊張了。他的身體怎能支持下去呢！六月初，他患病臥倒了。十五日，他日記中寫着：「吾主，假使你要在這小疾病裏，收我的靈魂，也好！」

我是你的，隨你什麼時候，樣子，地點，取去罷！不過，最好，假使不違你聖意的話，請你等到我進了會，發了願，再取去罷！『熱病漸漸地退去了；學年考試，也順利地結束了。六月廿八日，依小修院慣例，他回家中度暑假。父親一則因他身體軟弱，再則因他末次在家，所以對於他的飲食，格外注意，叫繼母每天菜肴備得好些。月潮也定志要在家中『有修士體統，不是搭架子，而是處處謹慎言行，對人有愛德，對己存謙遜。』他的身體經了兩個月的調養之後，醫生檢驗的結語是：病已全愈，肺部毫無可慮，儘可有力遵守初學院規則。

四 邁進

經過了一年的耐心等候，用心準備，月潮可以進初學院，可以在

神修路上邁進了。

廿九年八月三十日，月潮進入耶穌會。他的父親正患病在床；隔了九天，寫信給月潮說：『此次汝進會，我不能一送，真出意料之外；現在父子兩地同心，稱頌主慈，感謝主恩。』

月潮在初試時期，做了三天避靜。避靜末，他在一幅聖女小德肋撒像背後，寫着把自己託付聖母的話：

『我最親愛的母親，善導之母，你既一步步領我到了耶穌會初學院的門口，也請你領我進去；携我抱我都好，只要你同我一齊進。進了之後，請你仍不要放手；一天到晚，一夜到天明，千萬要同我在一齊，到白冷去，埃及去；隱居納匝肋，上加爾瓦畧山，無論到那裏，請你不離我。母親，我把我獻給你，三司五官，靈魂肉身，自主之權，來日的痛

苦與喜樂，成功與失敗，什麼都託付在你的手裏。你是至潔的，至謙的，承行主旨最全的，愛慕耶穌最熱的，至貧的，至苦的！母親，請示爲母！母親，你預備着給我的聖寵，一定很多吧！假使這幾點合你意的話，請先賞賜我做到：（一）終不故意犯一個小罪或一條小規；（二）爽快聽命，事事奮勉；（三）永久大量，不怕犧牲，不怕吃苦。」

九月十二日讚頌聖母聖名瞻禮，月潮在聖母的特別蔭庇之下，正式開始初學生活。他奉行初學院中種種功課，極爲勤奮，從不表示厭惡。十一月廿一日起，他奉行聖依納爵的神操；耶穌聖誕前日方才出靜。這整個月的大避靜，更激發他的大量與勤奮。他覺得自己在天主所給他安排的道路上邁進，因此滿心喜歡。但他也更認識清楚，在他身上，什麼事妨碍天主聖寵的工程。

他在大避靜中選擇定志時，寫自己的「重要的過失」說：「言行少加思索，隨驕傲自高而行，以致（一）直接地，強硬地，堅決地，反對他人；（二）過分直爽；（三）修德求學，心火過甚，神形兩傷；（四）言行強橫。」他又接寫這一趨向的結果說：「因了這尋求超過他人的惡趨向，——不是為主榮而尋求超人，——結了不少的歹菓：（1）事成自慶，事敗自怨，——喜怒不常；（2）事爲他人所成，自己心中不快，——嫉妬，妄斷，信口貶責；（3）自高輕人，戀愛人物；（4）主罰陷於不潔；（5）默想，省察，訴心等，常憂不得上乘，時時掛心，怕做得不全；（6）耳目不謹，挺胸突肚，氣概凌人。」他因此定下一糾正的原則：「『識已本來面目，時時歸榮於主，最小自居，最微自視。』他又定下一實施的方針：「（一）時時處處，隱藏自己；（二）作事意

向純心爲主；（二）盡心竭力行分內事；（四）逆來順受，順來頌主。『他又把這一原則』分析成十多條省察題目，以便切實地攻打自己的毛病，砥礪自己的德修。

這樣改過修德的工作，自然不是一朝一日的的事情。月潮的勤奮修德的成績，也時常不能得到相當的效果。他又未免有些拙笨，有些過度，以致使別人難受，使他自己難受。但是他常振作精神，終不敗興。他在初學院內，曾前前後後當過各種職務。初學第二年的時候，他做副學長，又結三名同學補習辣丁文。他很喜歡忘却自己而爲別人服務。他在一切事情中，常愛好秩序，整潔，完善。他仔細做筆記。他把聖堂中聖骸及各種用具，都編列清單。他爲教辣丁文，預先定下背書做課的材料及程序。他處處這般留心，使別的初學修士或他的繼任

者，可以從容盡職。爲記錄神師的講話，爲自己預備默想，或向輔理修士們講默想題目，爲摘抄閱看過的聖書，他常整整齊齊地謄寫在各種簿冊上。

他爲光榮耶穌聖心起見，曾勤勞地研究了中國恭敬聖心的歷史，向同學們作一有趣味的演講。他在飯廳中曾講過幾次道理。他在這些練習中，充分地顯露了他的才能。他會考慮，他有秩序，他見解不凡庸，他思想豐富，他神情活潑。總之，他使人希望他將來大有成就。

耶穌會初學規例，須滿足二年，才能正式收入會中，公開地矢發神貧貞潔聽命三聖願。但初學一年之後，長上也可准許修士私下發一熱心願，一把三聖願早早奉獻於天主。三十年九月廿四日，月潮也發了一熱心願。這一年冬天，月潮又伴同第一年初學修士，聽講一

個月的神操。這次，他爲選擇定志，遇到了許多困難。天主的聖寵，催迫他嚴密地消除他的一私己，「真實地做最小的一個。他感覺着厭惡，昏暗；他甚至流淚哭泣。但是他懇切祈求，他繼續奮鬥。他終於在吾主及聖母那裏，獲得了光明與平安。他在避靜定志上寫說：『針對着我的首惡——驕傲，耶穌要求我謙遜。』他又定下省察的各條題目：『（一）和悅謙遜良善對待衆人；（1）避免一切足以刺傷人心的思想言語態度；（2）設法在言語思想態度上常令人悅意；（3）喜歡地擔負他人過失；（4）因耶穌，偕耶穌，在耶穌中而愛人。（二）幼小簡易喜樂對待自己；（1）內外境遇無論順逆，常保持內面心境和外面態度的謙遜與和平；（2）事事時時處處，勉爲最小的一個，諸凡思言行爲，絕不舉揚自己；（3）喜歡接受一切逆境艱難，視

爲應得的；（4）空虛我自己，裝進耶穌於我內。（三）謙遜地怙恃地親密我主；（1）看重，愛慕，善行各種神業；（2）在一切中尋求吾主的喜悅；（3）喜歡地接受一切逆境艱難，爲愛慕耶穌的緣故；（4）一切偕同耶穌，爲愛而行。」就在這次大避靜中，他用心地做了一個九日敬禮，然後在聖母無原罪始胎瞻禮日把自己奉獻於聖母；八天後他又把自己奉獻於吾主聖心。避靜完畢，他寫說：「無論何故，何如，何順，何逆，常常依賴吾主聖心與聖母聖心的愛我之情！」

這一年半的初學，雖然使他在神修路上邁進，却還沒有使他改淨自己的毛病。但是他的慷慨大量的精神，他的勤緊勇敢的努力，該有多大的功勞，該是多麼中悅天主呀！又何怪天主要用病苦來快捷地煉淨他的靈魂，要早早地飴馨享受這神愛犧牲呢！

五 犧牲

卅一年一月底，月潮感覺疲乏，頭痛，並有些咳嗽；他不得不停止工作。二月初，身體開始發熱，醫生囑他住病院。七日，月潮往廣慈醫院。他不怕患病，只怕因病被遣回家，不能死在耶穌會中。他的熱度繼續不退。醫生屢次檢驗之下，發現痰中有結核菌，雙肺都被侵入。醫生斷謂病已無救，且生命亦不能久延。月潮知道了病重的消息，並不驚駭恐慌。他只怕不能修道到底。長上安慰他，勸他放心。三月廿一日，月潮領受終傅聖事。同時會長神父特准他在衆人前矢發一臨終願。一耶穌會監會長神父，會長神父，徐家滙院長神父，初學院全體修士，以及月潮的家族，都來參與禮儀。月潮曾用幾天工夫，仔細預備自己；到了

這時候，他心內感動至極，竟然話不成聲，他把「發願文」一念到他的姓名，就念不下去；只得由他的神師神父代他朗誦。

從此他放了心。他在小修院中病重時，曾求天主等候他進了會發了願，再收取他的性命；天主垂允他的祈求了。但是他還需要病苦的磨礪，爲能完全得勝自己。

他的躁急的性格，因着種種病苦，格外尖銳化。他素來是愛好秩序，愛好清潔的；他要病房中病榻上的一切，都安放的齊齊整整；有時候，他也像一般病人的煩苛地要長要短，使人實在無法滿足他的要求；有時候，僕役們有了什麼遺忘，拙笨，不周到，不領悟之處，他便顯出不暢快，不耐耐的態度。但是，漸漸地，天主的聖寵幫助他，他自己也發奮勉勵，把自己的性格壓服下去。躁急的舉動減少了，忍耐與平安佔

據了他的心靈。他向探望者，向姆姆，向侍病者，表示謝意；他怕多擾他們，他爲他們祈禱。末了，他只有感激與原諒的話。人們不能滿足他的請求，他便說：『沒有什麼關係。』他在病榻上，留心着初學院中的一切事情，同情着各個人的喜樂或痛苦。他向探望者頻頻微笑，他把天上的平安與喜樂傳給他們。

他是一個始終愛好秩序的人。他在病榻上，給自己定下了規則，定下了休息，進膳，恭行神業的時刻，定下了每天要神拜聖體八次。他不怕勞苦，努力遵守這規則。他只怪有時候睡眠和劇烈的咳嗽，阻擋他好好謝聖體，做默想，做省察。他實在一天不如一天的衰弱了；甚至夜間咳嗽劇烈，不能安睡。但是他仍舊願意時常想念耶穌。一天，他說：『昨夜我想拜苦路做聖時；豈知我沒有做成，我就睡着了！』他覺得

很是可惜。

他從高中二那年起，習慣寫日記。他病中，也在一本小冊上，天天寫幾句。他的省察紙，記得很忠信，直記到死的前三日。他的日記上最末一句，還是死的前一日寫的。雖然熱度很高，身體很弱，他還是恆心到底的記錄。這明白証示他意志的剛強與心靈的安定。只有他的顫抖的筆跡，告訴我們：他生命快要完結了！

他的父親與繼母，屢次來探望他，并且攜帶些鮮菓餚菜給他。那時候醫生說：他可以任意取食，不必有所禁忌。但是他怕違犯神貧聖願；因此他求長上允許他取用家中送來的食物。

六月廿二日，他病勢更重了。廿三日，他咳嗽更感困難。下午，他還手執念珠，隨着旁人的聲音，默念幾端玫瑰經。午後三下，會長神父來

和他訣別，問他有什麼愁慮不安。他笑說：「有什麼愁慮不安呢？」同時，他把日記的最末一行指給會長看：「耶穌！平安！喜樂！」幾個大字，完全表現了他的心境。他在患病末期中，常向人微笑；有時候呼吸困難，不能說話，他的微笑就十足地証示他的知恩心與他的平安。因為他知道了天主要他離去這世界，他就欣喜地，大量地，把自己奉獻作全燔之祭；天主也賞賜他得勝了他的本性的種種缺點，獲得了天上的平安與慰樂。

會長神父去後，月潮知道自己終斯將近，就開始預備。他把發願苦像，念珠，省察記數珠，都握在手中，把會規放在手下。他向神師神父辦了末次告解，又發信望愛怙恃順承感謝等善情。他把自己的生命，甘心奉獻，為聖教會，為耶穌會，為教區，為家庭，為中國的利益。他慢慢

地跟着念各種誦句，雖然中間夾着許多咳嗽。世上再沒有什麼可以使他留戀的了。

他的繼母來看他。他安慰她，他感謝她對於自己的一切恩情。六下，他的父親來了。月潮心中感動得很。他知道他自己的棄家修道，爲父親是一個多麼痛苦的祭獻；他知道他病了，親友們怎樣責備他的父親，不該放兒子去修道；他知道這四個月中，怎樣父親抑制了自己的悲傷，殷勤探望他，照顧他，撫慰他。但是，月潮隨又就向父親微笑，表示他的孺慕和感激。他許下要在天堂上百倍報答他的父親。

看他午後的光景，他似乎可活到明天。豈知八下半後，臨終的景象就來到了。那時候，他的父親和徐家滙院長神父陪着他。他呼吸益發哮喘困難。他吻着苦像微笑着，有一二分鐘的長久。十時左右，他大

喊「魔鬼！」同時抖着手臂，現出驚駭的狀態。但隨即回復了安靜。他再沒有力量握住苦像了。他的父親和院長神父，執住他的手，幫助他握着。他很平安，但呼吸更困難了。到了十下卅六分，他喘了末一口氣，他離開這人世了。他在進會的時候，把自己完全托付於聖母，如今聖母一定領他到聖子台前，膺受天國的永賞。

月潮的死，在人的眼光裏，確實是一件很大的損失。他遺下的驚人數量的日記，筆記，雜記，明白地証示他寫作的的能力；學業成就之後，他很能成爲中國公教文壇的一位健將。他的剛強的意志，他的修德的努力，更使人希望他將來成爲一位有聖德的司鐸，偉大的傳教士。可惜他進會初學不滿二年，就患病去世！雖然說他工作的過度，他攻克偏情的過分緊張，影響了他身體的健康；但是我們知道，天主上智

自有奇妙宰制。這四個月的病苦，煉淨了月潮的靈魂。高傲躁急的月潮，化爲良善和悅的一小多。他那平安喜樂的微笑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。

月潮的父親，始終顯出他真教友的精神。月潮病中，他屢次回答親友說：『天主要了我的兒子修道，我決不向天主要還！』雖然他心痛腸裂，他始終沒有一句怪怨的話。月潮給與一般青年們，勇敢隨從聖召，大量修務聖德的好表樣！他的父親也給與一般做父母的，慷慨犧牲，順承主旨的好表樣！

楊 賚 銓 修 士

民國廿七年夏季，一位青年醫師畢業於震旦大學。他的父母還沒有信奉聖教。他却抱着榮主救靈的雄心，不顧家庭的阻撓，拋棄人世的享樂，進了耶穌會，預備將來做天主的司鐸。他在耶穌會一初學——潛居學道——兩年之後，得了肺病；經過了又是兩年的病苦生活，他就離去這世界。他的醫學知識，似乎只應用來爲體味他自己的種種苦痛！他的一片雄心，也似乎就在病榻上消耗淨盡，在那輩沒有信德者的眼中，——在那輩崇拜唯物主義，享樂主義者的眼中，——他的生活史，是無謂，是錯誤，是挫折，是失敗。但是我們基多信徒，釘死在十字架上的信徒，我們知道：他的短促的痛苦生活，實在是登峯超極的。

發展，是偉大壯烈的犧牲，是充盈洋溢的收穫。我們希望：因着基多的救贖功勞，這位青年修士也要在他死後——在天堂上——偕同基多，惠賜我國青年，獲得信光，獲得聖寵，獲得努力爲善的勇氣，獲得犧牲，暫世福樂，專務榮主救靈的雄心。

這位青年修士就是楊賚銓醫師。

一 學生時代

楊賚銓原籍廣東，生於民國四年十一月廿一日。幼小的時候，賚銓就顯出厚重態度，格外孝敬父母；時時處處，他窺出了父母的意向，就欣勤奉行，無須父母多加叮囑。那時候，賚銓的父親與伯父久已在上海合夥經商。他的叔父楊士達醫師，在震旦大學醫科二年級的時

候，信奉聖教，領受聖洗；震大畢業後，曾往法國學習「法醫學」，繼而回到上海執行醫師業務。賁銓年六歲，因着叔父的介紹，就在上海海洋涇浜類思小學讀書。

某年暑假中，祖母携了賁銓，往崑山鄉下避暑。天氣炎熱，鄉下兒童多患瘡癤，賁銓也被傳染。開學將近，要回上海了。賁銓向祖母說：「我這樣瘡疤滿面，怎能去見父母呢？」他回上海時，一路不放心；到了家門，他低下頭，雜在衆人中，急速跑進去，想不讓父母看見。賁銓去世後，他的父親回憶到這段趣事，說：『要面子，是賁銓的特性。』的確，賁銓是「要面子」的。可幸，他長大了，格外在獲得信光之後，他知道把這一「要面子」的心理，運用在高尙的事情上。他不在衣服修飾上尋求摩登漂亮；他却在學業上品行上尋求上進。後來他在修道生活中，

尋求做一個不平凡的修士，尋求做一個「大聖人。」

賁銓十歲上，轉入中法學校。在主母會修士殷勤教誨之下，民國十五年一月六日，賁銓領受聖洗，奉聖若望宗徒做主保；同年五月廿九日，領受堅振。那時候，他年紀才滿十一歲。

賁銓的父親在瀏河經營着一所電廠。不幸民國廿一年一二八滬戰發生，電廠遭到了嚴重的影響。那時候，賁銓的伯父已經去世；父親失了臂助，經營的別種事業也都失敗，受到的刺激太厲害，不能再在商場中奮鬥；家庭經濟也日見拮据，因此把家眷送回廣東鄉下，自己還留在上海居住。民國廿二年春，賁銓在中法學校高中畢業了。畢業考試成績很好，得以免費升入震旦大學。他的叔父在杭州仁愛醫院服務，也慨允供給他的費用。廿二年二月，賁銓進了震旦大學醫科。

父親自然滿心盼望着：資銓畢業後可以替自己支持全家。

資銓進了震旦不多時，便顯出他是一位篤行好學的青年。他天天望彌撒領聖體。民國廿六年四月廿五日，他進了震旦大學的進教之佑聖母會，他的同學們追記說：

『每瞻禮四早晨六下二刻，我們聖母會有會期彌撒。楊君雖是走讀生，却總是春夏秋冬風雨無阻地按時到堂。我們住讀生慣常六下二刻進堂的時候，看見一位穿着制服，跪在堂裏，雙目下垂，端端正正好似一位修士的同學；他就是我們的楊君。我們聖母會有勤望彌撒和天天做一刻鐘默想的規則。楊君不單自己常留心遵守，并且常引導別位同學遵守。默想是他最喜愛的神業工夫。一談到做默想的問題，他就滔滔不絕地和你講上半小時或一小時的長久；做默想多

麼重要，怎樣近預備，怎樣遠預備……有些同學，因着他的指點，學會了做默想，養成了天天做默想的習慣。聖母會內有不少會友，是他介紹進會的。他真是公教同學神業上的良友，他真是聖母會的宣傳員。

『楊君謙遜成性，不願做聖母會的正領袖；但他曾做了兩年的副領袖，幹了許多辛苦的工作。聖伯多祿堂組織輔祭團，委托震大聖母會管理，楊君就兼任輔祭團的教練員。每逢大瞻禮的前夕，他召集輔祭的學生兒童們，練習彌撒及降福中各項禮節。因着他的勤緊教練，聖伯多祿堂的聖教禮節，增加了不少的光輝。』

『楊君充滿着傳教救靈的神火。民國廿四年震旦大學組織公進青年會，他就報名加入。廿五廿六年，他担任學術研究股股長，及小組總組長兩項重要職務。原來震大公青會為嚴格訓練會員起見，把

優秀份子分成若干小組，實施訓練工作。楊君擔任總組長，扶助指導各小組組長，給震大公青會奠定堅固的基礎。楊君又不時赴打浦橋若瑟小學及震旦傷兵醫院，向江北兒童或傷兵們講解要理。民國廿七年夏，震大公青會舉行畢業同學話別茶會，公青會長朱大成君當衆致謝楊君，並說，楊君是公青會中最出力的份子。

『畢業的前一年，楊君和聖母會幾位熱心會友，組織「瞻禮七集會」。每次集會，先公行一刻鐘默想，公念五端玫瑰經，然後各會友輪流講論神修方法，譬如怎樣望彌撒，敬禮聖母，敬禮聖心，修德行，改毛病……有時也邀請司鐸前來指導。』

這些流露外面的善工，實在是他的內修嚴密的效果。他自民國廿四年起，就給自己定下每天每星期的工作規則，望彌撒，領聖體，做

默想，看聖書，念玫瑰經；他立定切實的主意，怎樣修德改過，怎樣傳教救靈，怎樣幫助同學，怎樣阻止淫語，怎樣戒避惡友，怎樣保護聖教真理等等。他在震旦大學，每年隨同衆人做避靜神工。某次避靜中他寫說：『該做聖教的優秀份子，做社羣的靈魂；到處運用自己的勢力，助人改過遷善，而自己不受玷污；生活在唯物主義的世界中，而保存自己的信德與潔德；把避靜來堅固自己。』他內心的神修生活，年年進步；他奉事天主更忠誠，他祈禱的時候更長久；他一面也努力求學，努力爲同學服務。

這般又熱心，又勤學的資銓，人們要想他是一個呆板拘束的青年嗎？那真是錯誤了。八一三事變後，他在松江若瑟醫院所顯示的活動與胆量，証明了他在世界上有做一位英雄豪傑的資格。

廿六年八月十六日，事變發生後的第四日，他就同着方濟各會姆姆，動身到浙江蘭谿，去組織陸軍部的第十一所傷兵醫院，並就在那裏醫治傷兵。他殷勤服務了三四個星期之後，震旦大學要開課了；他回到上海爲讀他的第六年醫學。十月十八日，他被派到松江若瑟醫院服務。

若瑟醫院就在滬杭鐵路的松江火車站的附近。那時候，醫院裏大約有二百名傷兵。資銓到來的下一天，就有五架飛機來炸。可幸十六顆炸彈落在車站與醫院中間，只炸死了一頭牛，輕傷了牠的牧童。廿三日，三座發動機的大型飛機，炸毀了幾座房屋，炸傷了二三十名平民。廿四日，十二架三座發動機的轟炸機，在松江上空，投下了一百多顆炸彈，大約是想轟炸那堆積軍火的場所。其實這場所就在鄰近

醫院的公共汽車停車場裏。醫院裏的人，因此提心吊胆地等候着軍火庫的隨時被炸而爆發。這一回大禍倖免了；但將來情形實在危險。所以飛機去後，立刻把傷兵搬往城內天主堂。豈知廿七日下午四時，轟炸機又光臨了，並且揀中了天主堂的四週，在半小時內，投下了一百多顆炸彈；又低飛着用機關鎗掃射。一顆炸彈落在聖堂前面，又一顆落在校舍前面。城內民屋幾乎炸個乾淨。受傷的有一百餘人；飛機去後，賚銓等就給他們醫治裹紮。廿九日早上，飛機又來投炸彈，用機關鎗掃射。聖堂與附近房屋都在顫抖，玻璃都震碎。賚銓正在手術室工作，也不得不停止。情形實在太危險了。幸而午後下雨，飛機沒有再來。傷兵們就在夜中由火車運往杭州。賚銓也回了上海，繼續讀書。

賚銓的人格與道德，的確使衆人佩服。不但和他同居共處的人

們敬重他，稱讚他；即使教友們見到他的，也都中心佩服。某次，震大公青曾邀請朱志堯先生來演講。散會後，老先生指着賁銓向某司鐸說：「這位修士尊姓？」某司鐸答說：這是快要畢業的楊醫師，不是修士。老先生發覺了自己的錯誤，就申說自己天天看見賁銓在聖堂內多麼熱心端正，所以想他是位修士。

朱老先生說得不錯。那時候賁銓的表面生活，是快要畢業的醫師。但他的神修生活，已經是一位修士；他的潛藏的志願，也是做一位修士。

他在震大讀書的第二年，心頭就縈繞着離開世俗進入修會的意念。他起初強烈地感到的意念，却是藏身於一座隱修院中，遠離着塵俗的叫囂，專心祈禱克苦，為修成自己的聖德。有時候，他也感到需

要有人傳揚基多的福音，保護信德的真理，醫治靈魂的病，一如需要有人醫治身體的病。他幾年來的經驗，使他明白知道：天主賞賜他許多優長，為幫助別人的靈魂。所以他漸漸傾向那傳教救靈的生活了。

經過了許多遲疑，許多祈禱之後，廿七年夏季，他在醫科畢業的避靜中，徵得了神師的贊許，決定要進耶穌會修道。這決定，為他是很痛苦的。他不單該犧牲他的前途，一位優秀醫師的光明富裕的前途；他還該拋棄那正需要他扶助的家庭，使他的老父失望悲傷。但是他慷慨地把自己完全奉獻於天主。并且決定到河北省獻縣，去進那邊的耶穌會初學院，為避免親友們的纏擾。他既然決定了，他不願再有什麼依戀不捨。他的父親在八一三滬戰發生後，已回到廣東去了。他寫信到廣東通知父親。他不等回音，就在七月底離去上海。

二 進會初學

賈銓在天津北平兩處住了幾天，便南下到獻縣；聖母升天瞻禮的前日，他進了耶穌會初學院。他住在獻縣初學院裏沒有滿一個月，但已經足夠給長上和同伴們，留下了謙遜誠樸熱愛基多的印象。和他一同初學的修士，自然沒有受過和他相仿的教育。他却並不因而高舉自己，輕視別人。相反，他慶幸自己能夠和他們一同居住，做耶穌會的初學修士。他喜愛初學院中的肅靜與安靖。他的棄家修道的表樣，爲他的同伴們自然是一個極大的鼓勵。

可是，父親的回信不久就到了。他說：他要親自來到上海，并且如果緊要的話，親自來到獻縣，爲把賈銓領回家去。他勸賈銓改變修道

主意，執行醫師業務。他又說：賚銓的母親正在患病，她和全個家庭都需要賚銓回來。

上海的耶穌會會長神父，也接到了相仿的信件，因此寫信給賚銓，囑他回到上海。賚銓自己仔細考慮並祈禱之下，也願意離去獻縣，回到上海，爲免去他的父親北上的勞苦，也爲親口向父親解釋一切，因而免去耶穌會長上遭到許多無謂的糾纏。九月廿四日，他在上海進了徐家匯的耶穌會初學院。

他的父親屢次到徐家匯來看他。起初的幾次晤會，很使他難受。但他常常鎮靜地，恭敬地，向父親申說自己的志願。後來，他的父親不得不讓他平安地度他的初學生活。可是他的精細的心靈，雖然充滿着超性的觀念，也不能不感到父親的苦悶；所以每次父親來看他，每

次使他心頭的創傷從新破裂。他已是一位醫師，他在求學時代，曾經診治過不少病人。如今他在初學院內，一舉一動都有繁瑣的規則束縛着，使他不得自由。並且在初學院內，飲食起居，睡眠散心，念經默想，時時處處，該在公共的場所，該守公共的規則；這一切爲未曾習慣的他，不免很覺麻煩。何況他的同伴，雖然都抱着棄家修道的精神，却並非都是和他一般的謙遜克己，明智溫良的。確他需要很大的勇敢，很大的愛慕基多，愛慕人靈的心火，爲能安靜地，忍耐地，並且常常喜悅地，忠實地，度他的初學生活。

有時候，他從新想起去進西多苦修會——啞子會，去度那隱修的生活，『遠離着塵囂，藏身在僻靜處，專務祈禱，契合天主，做苦工，和世人斷絕來往。』有時候，他又想起家庭的艱窘景況，他心裏萌了退縮

的意念。可幸，在這般的內心擾亂中，他常懇切祈禱，他常努力奮鬥；他就恢復了平安。他寫說：『天主賞賜我一切要緊的才能，爲在耶穌會內做一位司鐸。這很相對我喜歡做事的性格，爲擴張耶穌基多的神國；我又可因着聽命聖願，壓服我的高傲，增多謙遜的機會，修務很高的聖德。』天主上智宰制一切的信念，使他對於家庭的愁慮，也平靜了許多。他這樣殷勤奉行天主的聖召，用心守規盡職，他真是同伴初學修士的好模範。他榮主救靈的神火，在初學期中，也越發旺盛。他寫着：他切願爲救人靈魂而祭獻自己，切願作贖罪的犧牲。

無疑地，他的努力修德，未免過於緊張。旁人察覺到這點；他自己也不能不察覺。他在震旦讀書的時候，開始有了頭痛毛病，如今在初學院裏，這毛病時時發作。他知道：他的頭痛多少因着緊張努力而來。

他又知道：自己的外表過於嚴肅，能够妨碍他的傳教和愛德的工作。所以他格外修務誠樸謙遜的德行，效法耶穌聖心的良善心謙。他格外恭敬耶穌聖心，全心依賴耶穌聖心，把孺子般的怙恃的態度，來鬆弛他的緊張的情緒。

廿八年秋初，他初學已有一年了。他爲斷絕一切向後退縮的意念，請求長上准他私下矢發神貧貞潔聽命三修道聖願。第二年的大避靜末，他把自己奉獻於耶穌聖心，并且矢願終生傳揚聖心敬禮；他又定志終生努力依賴聖心。

賈銓在耶穌會聖人及眞福中，格外恭敬眞福方濟各高陶伊。這是一位爲義致命的青年初學修士。高陶伊得勝了許多困難，得勝了家庭的阻撓，得勝了本性的厭惡，才進入耶穌會初學院。他在初學院

裏，盡心竭力，做好一切的工作。他在廚房裏服務，不管辛苦，勤緊磨刮那銅鍋鐵鏟，直到清潔光亮的地步。同伴們勸他不必這般認真，因為這些傢具時常使用，拭淨後就又要弄髒的。但是高陶伊說：他每晚把一天的工作獻給童貞聖母；他怎敢把做得馬虎的工作獻上去呢！高陶伊這般勤緊工作，又勉力克己苦身，因此長上派他跟着雅材衛道神父，到巴西去傳教。高陶伊就在船上，被異端教人殺死。賚銓喜愛這位真福，奉他做自己的主保，自己的模範；在這點上也可見得賚銓自己，多麼喜愛在小事上認真修大德行呢！

廿九年八月三十日，他的兩年初學時期快將完滿，他就要開始做八天避靜，為預備自己正式矢發修道聖願。他寫着：聖母瑪利亞好像，在對他說：她很滿意他的兩年初學工作；她囑咐他依賴聖子耶穌，

她囑咐他保存心中的平安；她預許要在避靜中，賞賜許多恩寵，超過他的希望。避靜末，賚銓計劃初學後的生活，他寫：

「耶穌聖心，我願成爲一第二基多，一成爲大聖人，成爲純全的耶穌會士。所以（一）摧毀我的首要毛病，驕傲，與從此而來的忙迫，固執，憂鬱，胆小，躁急，焦慮等等。這是我應做的克己工夫。（二）在我心中培植良善，平安，悅樂，謙遜，勇敢，仁愛，救靈神火，忘掉自己，任憑天主安排等德行；總之，效法良善心謙的耶穌。（三）方法：依賴耶穌聖心；這是我在初學期中習用的方法，因而獲得了寧靖，悅樂，勇敢，忘掉自己，密契吾主。所以我要加倍努力，爲獲得那無邊岸的依賴耶穌聖心。……每天謝聖體末，我要向耶穌說：「耶穌聖心，我依恃爾！一求你賜我相像你。爲愛你的緣故，我不願犯大罪，我不願犯小罪，我也不願

故意犯規矩。求你灼熱我，焚燬我，變化我，使得我和你深深結合，不再記憶我自己。我不願別的，只願拯救人靈，爲光榮在天大父。」末了，他用聖女小德肋撒自獻誦的話，結束說：「我願自獻於爾聖慈聖愛作犧牲；懇懇求爾，燔燒我無盡無休，將慈海中滔滔不絕，無盡之藏，藏於爾心者，聽其流溢於吾靈；俾得愛爾以生，愛爾以死，死以致吾命焉。」

他在九月六日首瞻禮六那天，寫了上面這些話。吾主耶穌收納了他的奉獻；只是收納的那般迅速，那般奇特，實在超出他意料之外。無論如何，他一切都準備好了。他願意效法聖女小德肋撒，做耶穌手裏的小皮球，任憑耶穌怎樣擺弄。

他曾聽到過下面的一樁故事。在巴黎附近的某座療養院內，躺着一個十二歲的肺癆女孩。以前，從未有人向那女孩講論過天主的

事情。如今在療養院內，修女們教給她認識天主。這小女孩非凡快樂。她深深地感激救世主的恩情，她也憐憫那許多徬徨迷途的靈魂。她非凡熱心地預備自己領受聖洗和聖體聖事。她病勢已很沉重；她的初次領聖體也就是她的末次領聖體。過不多時，她嘔吐着鮮血，她屢次說：『巴不得我的血，也傾注在聖爵內，爲救人靈魂！』

這句話，直鑽進了賁銓的心。他屢次在神修日記中提起這句話；他在發願避靜後不多天，也寫着這句話。他後來在病中，在臨到開刀的時候，也諒必屢次說着這句話。并且就是這句話結束了他的神修日記；因爲以後他病體困頓，不能再寫他的神修日記了。不錯，耶穌收納了他的奉獻，要他的血，一滴不剩地傾注在自己的苦爵內；要他飽嘗了兩年的病苦，在自己的寶血瞻禮的一天上，完成他的祭獻。

三 兩年病苦

資銓的身體原很强壯結實。他的家中沒有患過肺癆的人。他在進會之前，曾受過身體檢驗。醫生的證明書是：『體質良好，身體強健，心臟及肺部健全，毫無損傷之處。』但是他兩年初學之末，身體漸漸衰弱。他想自己體質素來堅強，所以不管疲勞，勉強支持。管病修士更把他的衰弱徵象，不當作什麼事。聖母升天瞻禮後，初學修士們赴滬西蔡家灣作遠足之遊。蔡家灣距離徐家匯約十五六公里。學長修士叫資銓坐黃包車前去，資銓却讓體弱的修士們乘坐，自己隨着強健的修士們步行。到了蔡家灣，他已疲乏不堪。傍晚回來的時候，他依舊讓別位修士坐車，自己步行了一半路程，才叫到一輛黃包車，坐着回

來。別的修士們都稱讚他的愛德與克苦精神。但他後來不得不承認：這次的遠足，爲他的身體，是一個很大的打擊。

九月八日早晨彌撒中，賚銓發了「初願」；傍晚便離去初學院而進入文學院。十日，他隨同別位修士攻讀辣丁及中國文學。他覺得非常疲乏，但他仍舊勉強支持。到了廿二日，他實在不能再支持了，只得上床休息。十月七日，他體溫高到三十九度，因此送進了洋涇浜病房。他在那裏十五天中，體溫很高。慣常初期的癆病，除非夾着別種病症，是沒有高熱的，所以醫生只當他患着副傷寒。十月廿四日，醫生見醫治無效，才叫送賚銓進廣慈醫院，爲能仔細檢驗。檢驗的結果，發現非常嚴重的病況：痰中有結核菌，X光照片証明了右肺受害很重，左肺也有被害的危險。這是尖銳的急性肺結核症！

十一月四日，醫生給他一打空氣針。一體溫雖減，但心臟更見衰弱。十二月一日，竟然暈厥不省人事，幾小時內，心臟失去正常作用。因此十二月八日，他領受了終傳聖事。

醫生一面給他醫治病肺，一面給他支持心臟。不多時後，X光照片又啟示了他患着肋膜炎，并且病勢發展極速。醫生忙着給他抽去肋膜的水。不料，因着補針打進的質料未能完全吸收，加上幾個月來的臥床不動，大腿肌肉內生了癰。三十年一月廿一日，醫生給他施行手術，割開腿部，又大又深，使他許多天內，受了很厲害的痛苦。同時，肋膜炎繼續增重，又突然生了膿。四月十九日，醫生又給他施行手術，截去肋骨兩條，取去了兩斤半的膿水。這次手術經過良好，病人的痛苦減輕了許多。五月中，右肩下靠近病肺的上部，又生了一個瘡，使他

體溫增高，使他又不得不受了一次手術。

三十年的夏季，他漸漸有些力量。他能够每天起床，躺在長椅上，一兩個鐘頭。他能够行走一些，能够到鄰近的小聖堂內拜聖體。醫生們設法增加他的力量，使他可再受一次手術，截去幾條肋骨，取盡肋膜內的膿水。十一月六日，醫生們果真給他又截去了五條肋骨。這次手術後的幾天內，他受到極大的痛苦。每次掉換繃布，洗滌傷口，慣常很忍耐的他，也不能不呻吟叫苦。他自己承認從沒有受過這般厲害的痛苦。他想他的生命不能再多拖延了。但是他在這極度難當的痛苦中，常保持着他的忍耐良善。

這次手術使他受了極大的痛苦；實際上却獲得了相當的成績。痛苦漸漸減輕了，傷口漸漸合攏了，膿水也漸漸稀少了。到了卅一年

春季，費銓恢復了一些生氣。他又可起床坐坐，赴小聖堂內拜聖體，或去探望同樓的病者。醫生給他試用紫外光線，爲幫助那肋膜內液質的乾涸。一切似乎很順利地進行着。乘着下樓去受紫外光線療治的機會，費銓也有時在花園中作小小的散步。醫生們計劃着給他再施行一次手術，把右部剩餘的肋骨完全截去；這樣，乾縮的右肺所騰出的空隙，——便是蓄積膿水的所在，——可以因右部胸廓的壓扁，而根本除去。

費銓患病在醫院裏，他的父親屢次來看他。父親眼見兒子患病到這般地步，自然捨不得再加責備；又見到耶穌會這般不吝巨費爲醫治兒子的病，漸漸地對於耶穌會也抱着好感。母親接得了費銓患病的消息，也帶着最小的兒子，從廣東到上海來探望。費銓的父親在

松江找到了職務；不多時後，母親也搬往松江居住。他們有時帶着菓品，到上海來探望。至親骨肉的探望，當然是病人的安慰。但資銓更喜歡，着看見父母的態度改變，并且漸漸接近天主。這原是他忍耐痛苦的功勞所換得的恩寵呀！

夏季開始了。醫生們認為病人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担受再一次的手術了。并且這樣的重大手術，理該施行在暑天來到之前。五月廿三日便是這次手術的日期。醫生們沒有探索多大工夫，便發現了病症的嚴重出乎意料之外。腐爛已經侵蝕到骨部！醫生們把剩餘的肋骨截去了，但無法把病根完全取去。病人又暈厥了數秒鐘，看來不能再支持下去；醫生們只得把手術速速了結。

五月廿三日那次手術之後，病人的痛苦，似乎比較上次手術後

的痛苦輕許多。病人自己也很安靜。醫生們也抱着幾分希望。但是幾天之後，給他掉換繃布的姆姆，深信在人力的方面，再沒有痊愈的可能；因為每天從傷口流出許多惡臭的膿，甚至落下一絲一絲的肉。到了六月中旬，病人的雙足也開始腫脹，全身都中了毒，覺得不舒適；流出的膿越發增多，以致每天須掉換兩次繃布。病人的痛苦，也越發厲害。他以前沒有見到傷口的臭膿與腐肉，如今他不能不見到痰裏的膿了。他明瞭病勢的沉重，但他依舊鎮靜平安。

六月廿九日上午，他的弟弟和兩個妹妹來看他。就在那天，他們要到松江去過暑假的生活。費銓知道自己沒有和他們再見的希望，但絲毫不願有什麼表示，以致妨碍他們放假回家的喜樂。三十日，他覺得病痛更加厲害，任憑怎樣安放自己的身體，總是非凡地不舒服。

夜裏他更覺得痛苦難當。

七月一日早晨，姆姆打電話通知徐家滙耶穌會院，說楊修士病勢垂危。他的神師神父在九下鐘前趕到。那時候資銓的面色不對了，並且表示着受到劇烈的痛苦。可是他神志極清楚，講話也很便利。他看見神師到來，就勉強微笑。神父給他預備善終。他明白自己不久就要去見天主了。那天早上，因着嘔吐的緣故，他沒有領過聖體。神父問他要不要領聖體。他表示他怕嘔吐不敢領。神父勸勉他：一切承行天主的聖意，把自己的性命，自己的痛苦，自己的死，奉獻於天主，為獲得他所時常祈求的各般恩寵。他領受了末次的赦罪；他又復發他的修道聖願。他覺得非凡的痛苦，禁不住說『痛呀！』在這般劇烈痛苦之中，他仍舊鎮靜地勉強跟着神師神父，恭念誦句，呼求耶穌聖母。他念

着：『耶穌聖心，我依恃爾！』格外點頭表示他的熱情。他也呼求八天前去世的吳月潮修士，來領他升天堂。他的右手久已停放不動；他三次勉強把右手伸起來，雙手拱着，表現懇切祈求的神情，同時喊着耶穌聖名。姆姆帶來了聖水和聖燭，便把聖燭燃點起來。忽然資銓的雙手有力地放到胸前。同時喊出了末一聲的『耶穌！』他的頭再也不動了。他的雙目張開着，凝視着，約摸兩分鐘的長久。人們沒有察覺到，在那一秒鐘他喘出了末一口的氣。

這是九下三十五分鐘。更可以注意的，這是耶穌寶血瞻禮的一天。兩年前，資銓要把自己的血一滴不剩地傾注在耶穌的苦爵內，爲救人的靈魂；如今他實現他的志願了，他完成他的祭獻了，他丟棄了傷口洞開血肉模糊的軀壳，去偕同耶穌享受天國常生的福樂了！

賁銓死後才一分鐘，他的叔父楊士達醫師到來。叔父見着姪兒已死，自然十分悲傷。但是他是信德虔誠的醫師；他隨即取出念珠，帶着眼淚，跟同神父姆姆們，爲亡者的靈魂祈禱。賁銓的父母，在那天早上接到兒子垂危的電報，也就在當日下午從松江到達上海。

七月二日午後三下鐘，舉行入殮禮儀。賁銓的遺體，穿着修士長袍，又穿着短白衣。上海耶穌會會長神父親來主持禮儀。徐家滙及震旦大學許多位神父，文學院初學院全體修士，以及家屬，同學，親友，都來參加。賁銓的父母，還未信奉聖教，自然缺乏超性觀念，因而悲痛兒子的死，格外賁銓的母親哭得十分淒慘。賁銓還有七十六歲的祖母，篤信佛教。他的一個姊姊已進聖教，服務於四川經濟委員會。他又有兩個弟弟五個妹妹；他們七個人中，已有四個奉教。希望他在天上，爲

他的父母和弟妹，求得早早領洗進教的大恩。

七月四日，會長神父在徐家匯大堂爲賚銓舉行大禮彌撒，上海惠大主教親自蒞臨舉行追思典禮。

四 病中德表

『爲我們，沒有什麼比受苦更有益。受苦使我們一天比一天的煉淨，使我們更脫離我們自己，供給我們練習高超德行的機會，加增我們愛慕天主的心火，使我們積儲許多天上的功勞，獲得永遠的榮福。』

『爲我們昆弟的靈魂，爲整個聖教會，也沒有什麼比受苦更有益。因爲，誰爲愛慕天主的緣故，忍受挫折磨練，天主必定不拒絕他的

祈求。

「啊！受苦真是有福！因為受苦使我們親近吾主耶穌，加增我們的愛德，預備我們的靈魂享受無可形容的歡樂。我們該把這些試探當作吾主所賞賜的致命大恩；我們該有致命聖人的勇敢，為忍受任何痛苦。」

這幾句話，是賚銓在受末次手術的前幾天，從奚磐克神父 Ginac 傳中抄摘下來的。

這幾句話，賚銓抄錄了，一定也屢次仔細默想，因而獲得超性的安慰。這幾句話也給我們解釋明白，為什麼在二十個月的劇烈痛苦中，他常常保持着忍耐，保持着平安。

那位母親般服侍他照顧他的管病姆姆說：二十個月中，楊修士

始終沒有一句怪怨的話，始終不要長要短。這件事，在他身上更是值得注意的。因為他自己也是一位醫師，他明白知道自己患着什麼病痛，他明白知道那些藥品，打針，手術，食物等等，為他有什麼關係。但是他一切遵照耶穌會的會規，聽從長上及醫生的安排。他也聽憑姆姆供給什麼，總不需索別的。幾時探望的人問他要不要鮮菓或別的東西，他總是答說：一切需要的東西，姆姆都供給了。末次開刀之後，他一點不能下嚥。長上命他說出需要什麼，他才請求數枚橘子；同時他怕煩勞別人，怕多費錢。長上寬慰他，他才放心。死的前兩天，他連牛乳也不能消化，他才請求姆姆：如果可能的話，給他預備一些豆腐漿。

在他患病的末幾個月內，因着太平洋戰爭的緣故，醫院當局不能常常覓得維他命或別種補針。不但補針的價格高漲到不可思議

的地步，並且在藥房內竟然出了重價也購不到。他明白知道他的病需要什麼藥品；但他總不表示他的意見。他甘心嘗神貧聖願的滋味。他甘心爲敬順天主聖意，爲愛慕耶穌，而犧牲自己。某次，他的叔父楊士達醫師詢問他取用某某補針嗎。他只答說：他很感激醫生姆姆們已經爲他想盡方法。三天後叔父帶來了一百五十針補針，交給姆姆；他就很感激叔父的恩情。他對於那位二十個月服侍他的管病姆姆，格外表示着感激的心。在死的前一天，他知道自己性命不久了，他很自然地向那位姆姆說：『姆姆，你真是我的一位好母親。』

耶穌會的長上，徐家滙和震旦的神父，文學院和初學院的修士，在資銓的長期患病中，屢屢來探望他。格外他的初學神師神父，不分寒暑，每星期總要來看他幾次。無疑地，這是他痛苦寂寞生活中的光

明和安慰。他常對他們表示感謝。但是他常怕耗費他們寶貴的光陰，所以他常原諒他們的不能多來幾次，更絕對不請求他們多來。他不願意爲着自己的一些安慰而煩勞別人。

幾時他的體溫恢復了常態，他很喜歡談論現代中國的傳教問題。格外他注意到公教青年的宗教訓練。他勸同伴修士們將來努力在這一方面工作。因爲他認定這是中華公教光明前途的所在。我們記得，他原是震大公青的基本份子呀！他有了些力量，很喜歡看書。他在兩年患病的長時期中，看了不少的書，中文的，法文的，文學的，美術的，傳記的，神修的，都有。他看書不只爲消閒解悶，不只爲增進知識，更是爲滋養心靈。他在一本小冊上，記錄着閱過的書名，述出自己的感想。有時候，他抄錄幾行動心的字句。人們來探望他，沒有話可說了，他

就很自然地講述自己所閱看的事情。這樣不但可避免無益的閒話，并且可增進自己和聽者的神益。

探望他的人，都異口同聲地驚奇着：怎樣他在長時期的病榻生活中，常常鎮靜地平安地，招待人們，答覆人們的話，從沒有一般病人的牢騷厭煩的態度。即便那醫院中整年整月服侍他的人，也抱着同一的印象。這樣的忍耐，鎮靜，平安，實在需要着極高超的德行。有時候，他感受劇烈的痛苦，他體溫高升發熱，他方才受過手術，他逢到氣候突然變化，某次醫院中僕役全體罷工，病人不能照常受到服侍，某次醫院全部一再受到嚴厲的檢查，每個病人房間都遭到騷擾：在這許多景況中，他常常鎮靜，平安，甚至忘掉自己的痛苦，而設法減輕別人的困難。僕役罷工的時候，他體諒管病姆姆的處境，把下面一句話，抄

錄給姆姆：『在匱乏困窮中，在彷徨焦灼中，在顛沛頓躓中，不該顧慮你自己；瞻望着耶穌基督，向他微笑着，勇往直前吧！』姆姆接到這字條後，向某神父說：『這字條正是楊修士的』自我描寫。』他常常心平氣和，任憑天主的聖意安排，他總不怪怨，總不責備，總不嫌長嫌短。『他的德行，在最後幾星期中，更可驚奇。他不得不仰臥着，把背上又深又長的傷口壓在身下。些須的移動便使他感到劇烈的痛苦。他竟然鎮靜地忍耐地一連幾個鐘頭躺着不動！』

在這最後的幾星期中，他衰弱得很，不能再多行祈禱了。但是他的心常常和吾主耶穌密契着，他把自己獻給耶穌，把一切托付於耶穌手中。救世主的苦像常在他的枕下，或枕旁的小桌上。童貞聖母的立像，也常在他的眼前。他在劇烈痛苦之中，格外仰盼着天上慈母的

佑助。他曾經希望聖母療愈他的病。但他希望得最懇切的，不是自己的健康，而是天主的光榮，人靈的得救。聖母也滿足了他的希望，把他的血，一滴不剩地，完全傾注於聖子耶穌的苦爵內。

死的前幾天，他向某位知己的修士說：他有時候嘗到極大的神慰：『感覺到好天主多麼好，這真是有福！天主把痛苦加給我們，也就豐盛地把聖寵加給我們。』他又說：『天主並不需要我們做事，却需要我們犧牲。』他忠實地遵守了奚箸克神父的教訓；他把兩年的病苦，認做天主賞賜他的致命大恩；他喜歡地爲光榮天主，爲拯救人靈，而忍耐担受。他靠着聖寵的帮助，竟然有了致命聖人的勇敢。這兩年的病苦，的確使他密契了吾主耶穌，加增了他的愛德，預備了他的靈魂在天堂上享受無可形容的歡樂！

24

227735

22/1/10